策林/卷0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一

策林二
作者：白居易　唐

卷三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670》和《白氏長慶集/卷063》

十九、息遊惰，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用穀帛

問：一夫不田，天下有受其餒者，一婦不蠶，天下有受其寒者，斯則人之性命繫焉，國之貧富屬焉。方今人多遊心，地有遺力，守本業者，浮而不固，逐末作者，蕩而忘歸。夫然，豈懲戒遊惰之法失其道耶？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？

臣伏見今之人，舍本業趨末作者，非惡本而愛末，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。夫人之趨利者甚矣，苟利之所在，雖水火蹈焉，雖白刃冒焉。故農桑苟有利也，雖日禁之，人亦歸矣，而況於勸之乎？遊惰苟無利也，雖日勸之，亦不為矣，而況於禁之乎？當今遊惰者逸而利，農桑者勞而傷。所以傷者，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。所以輕者，由賦斂失其本也。夫賦斂之本者，量桑地以出租，計夫家以出庸，租庸者，穀帛而已。今則穀帛之外，又責之以錢。錢者，桑地不生銅，私家不敢鑄，業於農者，何從得之？至乃吏胥追徵，官限迫蹙，則易其所有，以赴公程。當豐歲則錢糴半價，不足以充緡錢；遇凶年則息利倍稱，不足以償逋債。豐凶既若此，為農者何所望焉？是以商賈大族，乘時射利者，日以富豪；田壟疲人，終歲勤力者，日以貧困。勞逸既懸，利病相誘，則農夫之心，盡思釋耒而倚市，織婦之手，皆欲投杼而刺文。至使田卒汚萊，室如懸磬，人力罕施而地利多

鬱，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。臣常反覆思之，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。夫糴甚貴，錢甚輕，則傷人；糴甚賤，錢甚重，則傷農。農傷則生業不專，人傷則財用不足。故王者平均其貴賤，調節其重輕，使百貨通流，四人交利，然後上無乏用，而下亦阜安。方今天下之錢，日以減耗，或積於國府，或滯於私家。若復日月徵求，歲時輸納，臣恐穀帛之價轉賤，農桑之業轉傷，十年以後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，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。今若量夫家之桑地，計穀帛為租庸，以石斗登降為差，以匹夫多少為等，但書估價，並免稅錢，則任土之利載興，易貨之弊自革。弊革則務本者致力，利興則趨末者回心，遊手於道途市肆者，可易業於西成，托跡於軍籍釋流者，可返躬於東作，欲其浮惰，其可得乎？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，而人足食矣；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，而人豐財矣；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，而人著誠矣；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，而人歸厚矣。其興利除害也如彼，又修己化人也如此，是必應之如響答，順之如風行。斯可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。欲其浮惰，其可得乎？

二十、平百貨之價，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為器

問：今田疇不加闢，而菽粟之估日輕；桑麻不加植，而布帛之價日賤。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。夫然，豈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？將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？

臣聞穀帛者，生於農也；器用者，化於工也；財物者，通於商也；錢刀者，操於君也。君操其一以節其三，三者和鈞，非錢不可也。夫錢刀重則穀帛輕，穀帛輕則農桑困，故散錢以斂之，則下無棄穀遺帛矣；穀帛貴則財物賤，財物賤則工商勞，故散穀以收之，則下無廢財棄物矣。斂散得其節，輕重便於時，則百貨之價自平，四人之利咸遂，雖有聖智，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。方今關輔之間，仍歲大稔，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險備凶之時也，時不可失，伏惟陛下惜之。臣又見今人之弊者，由銅利貴於錢刀也。何者？夫官家採銅鑄錢，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；私家銷錢為器，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。鑄者有程，銷者無限，雖官家之歲鑄，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？此所以天下之錢，日減而日重矣。今國家行挾銅之律，執鑄器之禁，使器無用銅。銅無利也，則錢不復銷矣。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。

二十一、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

問：近古以來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，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術。

今欲轉勞為逸，用富易貧，究困之由，矯其失於既往，求安之術，致其利於將來。審而行之，以康天下。

臣聞近古以來，君天下者，皆患人之困，而不知困之由，皆欲人之安，而不得安之術。臣雖狂瞽，然粗知之。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，由官吏之縱欲也；官吏之縱欲者，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。何則？天下之人億兆也，君者一而已矣。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，則君之居處，雖極土木之功，殫金玉之飾，君之衣食，雖極海陸之味，盡文采之華，君之耳目，雖慆鄭衛之音，厭燕趙之色，君之心體，雖倦畋漁之樂，疲轍跡之游，猶未全擾於人傷於物。何者？以至多奉至少故也。然則一縱一放，而弊及於人者，又何哉？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，左右頒於方鎮，方鎮布於州牧，州牧達於縣宰，縣宰下於鄉吏，鄉吏轉於村胥，然後至於人焉。自君至臣，等級若是，所求既眾，所費滋多，則君取其一，而臣已取其百矣。所謂上開一源，下生百端者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君好則臣為，上行則下效，故上苟好奢，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，上苟好利，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竄力焉，雷動風行，日引月長，上益其侈，下成其私，其費盡出於人，人實何堪其弊，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。夫如是，則君之躁靜，為人勞逸之本，君之奢儉，為人富貧之源。故一節其情，而下有以獲其福，一肆其欲，而下有以罹其殃，一出善言，則天下之心同其喜，一違善道，則天下之心共其憂。蓋百姓之殃，不在乎鬼神，百姓之福，不在乎天地，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。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。宮室有制，服食有度，聲色有節，畋遊有時，不徇己情，不窮己欲，不殫人力，不耗人財。夫然，故誠發乎心，德形乎身，政加乎人，化達乎天下。以此禁吏，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，以此牧人，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。困之由，安之術，以臣所見，其在茲乎。

二十二、不奪人利，議鹽鐵與榷酤誡厚斂及雜稅

問：鹽鐵之謀，榷酤之法，山海之利，關市之征，皆可以助佐征徭，又慮其侵削黎庶。捨之則乏用於軍國，取之則奪利於生人，取舍之間，孰為可者？

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，人也；人之所以為命者，衣食也；衣食之所從出者，農桑也。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，雖聖人不能也。苟有能者，非利也，其害也。何者？既不自地出，又非從天來，必是巧取於人，曲成其利。利則日引而月長，人則日削而月朘，至使人心窮，王澤竭。故臣但見其害，不見其利也。所以王者不殖貨利，不言有無，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，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，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。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，利在於利萬人，非不好富也，富在於富天下。節欲於中，人斯利矣，省用於外，人斯富矣。

故唐堯、夏、禹、漢文之代，雖薄農桑之稅，除關市之征，棄山海之饒，散鹽鐵之利，亦國足而人富安矣。何則？欲節而用省也。秦皇、漢武、隋煬之時，雖入太半之賦，徵逆折之租，建榷酤之法，出舟車之算，亦國乏而人貧弊矣。何則？欲不節而用不省也。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，江海不能實漏巵。夫利散於下，則人逸而富，利壅於上，則人勞而貧。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，人富則君孰與不足？《禮記》曰：「人以君為心，君以人為體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人之父母。」由此而言，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，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，臣又聞地之生財，多少有限，人之食利，眾寡有常，若盈於上，則耗於下，利於彼，則害於此。而王者四海一家，兆人一統，國無異政，家無異風。若奪其利則害生，害不加於人，欲何加乎？若除其害則利生，利不歸於人，欲何歸乎？故奪之也，如皮盡於毛下，本或不存；與之也，同囊漏於貯中，利將焉往。與奪利害，斷可知焉。是以善為國者，不求非農桑之產，不重非衣食之貨，不用計數之吏，不畜聚斂之臣，聞榷筦之謀，則思侵削於下，見羨餘之利，則念誅求於人，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。故曰利出一孔者王，利出二孔者強，利出三孔者弱。此明君立國子人者，貴本業而賤末利也。

二十三、議鹽法之弊，論鹽商之幸

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，鹽之利厚矣。蓋法久則弊起，弊起則法隳，利厚則奸生，奸生則利薄。臣以為隳薄之由，由乎院場太多，吏職太眾故也。何者？今之主者，歲考其課利之多少，而殿最焉，賞罰焉。院場既多，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，故羨其鹽而多與焉；吏職既眾，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，故慢其貨而苟得焉。鹽羨則幸生，而無厭之商趨矣；貨慢則濫作，而無用之物入矣。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，貨愈虛而商愈饒，法雖行而奸緣，課雖存而利失。今若減其吏職，省其院場，審貨帛之精麤，謹鹽量之出入，使月有常利，歲有常程，自然鹽不誘商，則出無羨鹽矣，吏不爭課，則入無濫貨矣，鹽不濫出，貨不濫入，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。利害之效，豈不然乎？臣又見自關以東，上農大賈，易其資產，入為鹽商，率皆多藏私財，別營裨販，少出官利，唯求隸名，居無征徭，行無榷稅，身則庇於鹽籍，利盡入於私室。此乃下有耗於商農，上無益於筦榷明矣。出山海之饒，鹽鐵之利，利歸於人，政之上也，利歸於國，政之次也。若上不歸於人，次又不歸於國，使幸人姦黨，得以自資，此乃政之疵，國之蠹也。今若劃革弊法，沙汰姦商，使下無僥倖之人，上得析毫之計，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。唯陛下詳之。

二十四、議罷漕運可否

問：秦居上腴，利號近蜀，然都畿所理，征賦不充，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，用給京師，其間水旱不時，賑貸貧乏。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，糴戶粟而折稅錢，但未知利於彼乎？而害於此乎？

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，請和糴於關輔，以省其費，以便於人。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，若以為長久之法，則不知其可也。何者？方今自淮以南，逾年旱歉；自洛而西，仍歲豐稔。彼人困於艱食，此穀賤於傷農，困則難於發租，賤則易於乞糴，斯則不便於彼，而無害於此矣。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。若舉而為法，徇以為常，臣雖至愚，知其不可。何者？夫都畿者，四方所湊也，萬人所會也，六軍所聚也，雖利稱近蜀之饒，猶未能足其用，雖田有上腴之利，猶不得充其費，況可日削其穀，月朘其食乎？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，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，所以贍關中之人，均天下之食，而古今不易之制也。然則用舍利害，可明徵矣。夫賚斂糴之資，省漕運之費，非無利也，蓋利小而害大矣，故久而不勝其害。挽江淮之租，贍關輔之食，非無害也，蓋害小而利大矣，故久而不勝其利。大凡事之大害者，不能無小利也，事之大利者，不能無小害也。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，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。古之明王，所以能興利除害者，非他，蓋棄小而潤耳。今若恤汎舟之役，忘移穀之用，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。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，則不知其可也。

二十五、立制度，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幷止盜賊起廉讓

問：天地之利有限也，人之欲無窮也，以有限奉無窮，則必地財耗於僭奢，人力屈於嗜欲。故不足者為奸為盜，有餘者為驕為濫。今欲食力相充，財欲相稱，貴賤別而禮讓作，貧富均而廉恥行。作為何方，可至於此？

臣聞天有時，地有利，人有欲，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，仁也聖也。仁聖之本，在乎制度而已。夫制度者，先王所以下均地財，中立人極，上法天道者也。且天之生萬物也，長之以風雨，成之以寒燠；聖人之牧萬人也，活之以衣食，濟之以器用。若風雨淫，寒燠甚，則反傷乎物之生焉；若衣食奢，器用費，則反傷乎人之生焉。故作四時八節，所以時寒燠，節風雨，不使之過差為沴也；聖人制五等十倫，所以倫衣食，等器用，不使之踰越為害也。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。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，人之用財有常數，若羨於上，則耗於下也，有餘於此，則不足於彼也。是以地力人財，皆待制度而均也，尊卑貴賤，皆待制度而別也。大凡爵祿之外，其田宅棟宇，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，暨乎嬪婚祠葬之度，自上而下皆有數焉。若不節之以數，用之以倫，則必地力屈於僭奢，人財消

於嗜欲，而貧困凍餒，奸邪盜賊，盡生於此矣。聖王知其然，故天下奢，則示之以儉天下儉，則示之以禮，俾乎貴賤區別，貧富適宜，上下無羨耗之差，財力無消屈之弊，而富安溫飽，廉恥禮讓，盡生於此矣。然則制度者，出於君而加於臣，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。是以君人者，莫不唯欲是防，唯度是守。守之不固，則外物攻之。故居處不守其度，則峻宇崇臺攻之；飲食不守其度，則殊滋異味攻之；衣服不守其度，則奇文詭制攻之；視聽不守其度，則奸聲豔色攻之；喜怒不守其度，則僭賞淫刑攻之；翫好不守其度，則妨行之貨、蕩心之器攻之；獻納不守其度，則讒諂之言、聚斂之計攻之；道術不守其度，則不死之方、無生之法攻之。夫然，則安得不內固其守，甚於城池焉，外防其攻，甚於寇戎焉。將在乎寢食起居，必思其度，思而不已，則其下化之。《詩》曰：「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」此之謂矣。

二十六、養動植之物，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

臣聞天育物有時，地生財有限，而人之欲無極。以有時有限，奉無極之欲，而法制不生其間，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。先王惡其及此，故川澤有禁，山野有官，養之以時，取之以道。是以豺獺未祭，罝網不布於野澤；鷹隼未擊，矰弋不施於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；草木未落，不加斧斤；漁不竭澤，畋不合圍；至於麛卵蚳蝝，五穀百果，不中殺者，皆有常禁。夫然，則禽獸魚鼈，不可勝食矣；財貨器用，不可勝用矣。臣又觀之，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古之聖王，使信及豚魚，仁及草木，鳥獸不狘，胎卵可窺，麟鳳效靈，龜龍為畜者，亦由此塗而致也。

二十七、請以族類求賢

問：自古以來，君者無不思求其賢，賢者罔不思效其用，君賢兩不相遇，其故何哉？今欲求之辨之，其術安在？

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，人臣者無不思效其用，然而君求賢而不得，臣效用而無由，豈不以貴賤相懸，朝野相隔，堂遠於千里，門深於九重，雖臣有慺慺之誠，何由上達，雖君有孜孜之念，無因下知，上下茫然，兩不相遇。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，矧又用者不賢，所以從古以來，亂多而理少者，職此之由也。臣以為求賢有術，辨賢有方，方術者，各審其族類，使之推薦而已。近取諸喻，其猶線與矢也。線因針而入，矢待弦而發，雖有線矢，苟無針弦，求自致焉，不可得也。夫必以族類者，蓋賢愚有貫，善惡有倫，若以類求，必以類至，此亦猶水流濕，火就燥，自然之理也。何則？夫以德義立身者，必

交於德義，不交於險僻；以正直克己者，必用於正直，不用於頗邪；以貪冒為意者，必比於貪冒，不比於貞廉；以悖慢肆心者，必狎於悖慢，不狎於恭謹。何者？事相害而不相利，性相戾而不相從，此乃天地常倫，人物常理，必然之勢也。則賢與不肖，以此知之。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，則思因針待弦之勢，欲辨而別之也，則察流濕就燥之徒。得其勢，必彙征而自來，審其徒，必群分而自見。求人之術，辨人之方，於是乎在此矣。

二十八、尊賢，請厚禮以致大賢也

問：國家歲貢俊造，日求賢良，何以所得者率尋常之才，所來者非師友之佐？豈時無大賢乎，將求之不得其道乎？

臣聞致理之先，先於行道，行道之本，本於得賢，得賢之由，由乎審理。若禮之厚薄定於此，則賢之優劣應於彼。故黜位而朝，西面而事，則師之才至矣；先之以身，下之以色，則友之才至矣；展皮弊之禮，盡揖讓之儀，則大臣之才至矣；南面而坐，使者先焉，則左右之才至矣；憑几據杖，以令召焉，則廝役之才至矣。是以得師者帝，得友者王，得大臣者霸，得左右者弱，得廝役者亂。然則求師而得友，求友而得臣者有矣，未有求臣而得友，求友而得師者也。是故圖帝而成王，圖王而成霸者有矣，未有圖霸而成王，圖王而成帝者也。夫以夷吾之賢，為不可召之臣，桓公所以霸齊也；孔明之才，為非屈致之士，劉氏所以圖蜀也。夫欲霸一國圖一方，猶審其禮行其道焉，況開帝王之業，垂無疆之休，苟無尊賢之風，師友之佐，則安能宏其理恢其化乎？國家有天下二百年，政無不施，德無不備，唯尊賢之禮，未與三代同風。陛下誠能行之，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。

二十九、請行賞罰以勸舉賢

問：頃者累下詔旨，令舉所知，獻其狀莫匪賢能，授以官罕聞政績。將人不易知耶，將容易其舉耶？

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，令舉所知，自是內外百寮，歲有聞薦，有司各詳其狀，咸命以官，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，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。何則？得賢由舉擇慎審，慎審由賞罰必行。自十年以來，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，以失所舉罪一人。則內外之薦，恐未專精，出處之賢，或有違濫，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。伏惟申命所舉，深詔有司，量其短長之材，授以大小之職，然後明察臧否，精者殿最，得人者行進賢之賞，謬舉者坐不當之辜。自然上下精詳，遠近懲勸，謹關梁以相保，責轅輪以相求。俾夫草

靡風行，達於上下，天下之耳，盡為陛下聽，天下之目，盡為陛下視。明其視則舉不失德，廣其聽則野無遺賢，而後官得其才，事得其序。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，而天下理矣。

三十、審官，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

夫官既備而事未舉，才既用而政未成者，由官與才不相得也。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，才有短長能否之異，稱其任則政立，枉其能則事乖。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，使乎各司其局也。辨眾才而後入仕，使乎各盡其能也。如此則官雖省，才雖半，可得而理矣。若以短任長，以大授小，委其不可而望其可，強其不能而責其能，如此則官雖能，才雖倍，無益於理矣。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，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；展長才於短用者，猶騾捕鼠而斧剪毛也。所不相及，豈不宜哉！王者誠能量眾才之短長，審庶官之大小，俾操鑿枘者無圓方之謬，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，自然人盡其能，職修其要，彝倫日敘，庶績日凝，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！

三十一、大官乏人，由不慎選小官也

問：國家台袞之才，臺省之器，胡然近日，稍乏其人？將欲救之，其故安在？

臣伏見國家公卿、將相之具，選於丞郎、給舍；丞郎、給舍之才，選於御史、遺補、郎官；御史、遺補、郎官之器，選於秘著、校正、畿赤、簿尉。雖未盡是，十常六七焉。然則畿赤之吏，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，秘著之宦，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，其所責望者，乃丞郎之椎輪，公卿之濫觴也，則選用之際，宜得其人。臣竊見近日秘著、校正或以門地授，畿赤、簿尉，唯以資序求，不商較其器能，不研覈其才行，至使頃年以來，臺官空不知所取，省郎闕不知所求，豈直乏賢，誠亦廢事。且以資序得者，僅能參於簿領，以門地進者，或未任於鉛黃，臣恐台袞之才、臺省之器，十年以後稍乏其人。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，塞僥倖之路，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，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，立而為文，權以救弊，蓋一時之制，非可久之術。今者有司難於掄才，易於注擬，因循勿改，守以為常，至使兩畿之中，數縣之外，雖資序，皆當其任，而名實莫得而聞，故每臺省缺員，曾莫擬議，則守文之弊，一至於斯。伏願思以後難，革其前失，廣丞郎椎輪之本，疏公卿濫觴之源。如此則良能之才，必足用矣，要劇之職，不乏人矣。

三十二、議庶官遷次之遲速

問：先王建官，升降有制，遷次有常，此經久之道也。或云：「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。」又曰：「為官吏者可長子孫。」豈今古之殊制乎？不然，何遲速之異如此也？今欲速遷而勸善，恐誘躁求之心；將令久次而望功，慮與滯用之歎。疾徐之制，何以為中？

臣聞孔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三年而有成。」《舜典》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」雖聖賢為政，未及三年，不能成也；雖善惡難知，不過九載，必自著也。由此而論，為官吏者，不可速遷也，不可久次也。若未三年而遷，則政未立，績未成，且躁求之心生，而馴致之化廢矣；若過九載而不轉，則明不陟，幽不黜，且勸善之法缺，而懲惡之典隳矣。大凡內外之官，其畧如此。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，莫先於二千石乎？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，有未兩考而遷者，豈為善成政之速，速於聖賢耶？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？不然，何遷之遽也！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，豈善惡未著，莫得而知耶？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？不然，何轉之遲也！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：「凡內外之職，四考遞遷。」斯實革今之弊，行古之道也。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，既以四考遷之，政術無取者，亦宜四考黜之。將欲循其名，辨其實，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，督考課之官。使別其否臧，明知白黑。仍命曰：「雖久次者，不得逾於四載，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。」此先王較能之大方，致理之要道也，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。

三十三、革吏部之弊

問：吏部之弊，為日久矣。今吏多於員，其故何因？官不得人，其由何在，奸偽日起，其計何生？馳騖日滋，其風何自？欲使吏與員而相得，名與實而相符，趨競巧濫之弊銷，公平政理之道長，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，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，豈無良謀，以救其弊？

臣伏見吏部之弊，為日久矣，時皆共病，不知其然，臣請備而言之。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，量官而署吏，故官不乏吏，士不乏官，士吏官員，必相參用。今則官倍於古，吏倍於官，入色者又倍於吏也。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，冒資廕而出身者多，故官不得人，員不充吏，是以爭求日至，奸濫日生，斯乃為弊之一端也。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，牧守選而舉之，府寺之寮，公卿辟而署之，其餘者乃歸有司。有司所領既少，則所選必精，此前代所以得人也。今則內外之官，一命以上，歲羨千數，悉委吏曹。吏曹案資署官，猶懼不給，則何暇考察名實，區別否臧者乎？至使近代以來，寖而成弊，真偽爭進，共徵循資之書，賢愚莫分，同限停年之格，才能者淹滯而不振，巧詐者因緣以成奸，此又為弊之一端也。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，分署其吏，則庶乎官得其才矣；使諸色

入仕者量省其數，或間以年，則庶乎士不乏官矣。官得其才，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；士不乏官，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銷也。矧又減銓衡之偏重，則力不撓而易平矣；分藻鏡之獨鑒，則照不疲而易明矣。與夫千品折於一面，百職斷於一心，功相萬也。得失相懸，豈不遠矣。臣以為芟煩剗弊，莫尚於斯。

三十四、牧宰考課，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

問：今者勤卹黎元之隱，精求牧宰之才，亦既得人，使之為政，何以撫字之方，尚未副我精求之旨，疲困之俗，尚未知我勤卹之心？豈才未稱官，將人不求理？備陳其故，以革其非。

臣聞王者之設庶官，無非共理者也。然則庶官之理同歸，而牧宰之用為急。蓋以邦之賦役，由之而後均，王之風教，由之而後行，人之性命繫焉，國之安危屬焉。故與夫庶官之寄，輕重不可齊致也。臣伏見陛下勤卹黎元之心至矣，慎擇牧宰之旨深矣，然而黎元之理，尚未副陛下勤卹之心，牧宰之政，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，非人不求理，非才不稱官，以臣所窺，粗知其由矣。臣聞賢者為善，不待勸矣。何哉？性不忍為惡耳。愚者為不善，雖勸而不遷也。何哉？性不能為善耳。賢愚之間，謂之中人，中人之心，可上可下，勸之則遷於善，捨之則陷於惡。故曰懲勸之廢也，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；懲勸之行也，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途。是知勸沮之道，不可一日無也。況天下牧宰中人者，多去惡遷善，皆得勸沮。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，黜陟之令甚明，然則就備之中，察之者未甚精也，就明之中，奉之者未甚行也。未甚精，則臧否同貫，未甚行，則善惡齊驅，雖有和璞之貞，不能識也，雖有齊竽之濫，何由知之？如此則豈獨利淫，亦將失善。善苟未勸，淫或未懲，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，稱陛下慎擇之旨，或恐難矣。臣又請以古事驗之。臣聞唐虞之際也，敷求俊乂，而四凶見用，及三考黜陟，而四罪乃彰。則知雖至明也，尚或迷真偽之途；雖至聖也，不能去考察之法。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，如蓬生於麻也；其法弛則變香為臭，使蘭化為艾也。且聖人之為理，豈盡得賢而用之乎，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？將在夫秉其樞，操其要，剗邪為正，削觚為圓，能使善之必遷，不謂善之盡有，能使惡之必改，不謂惡之盡無。成此功者無他，懲勸之所致也。則考課之法，其可輕乎？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，甚有良能，委之理人，亦足成政。所未至者，又有其由。臣聞牧宰，古者五等之國也，於人有父母之道焉，於吏有君臣之道焉，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，威福賞罰懸於手，然後能鎮其俗，移其風也。今縣宰之權，受制於州牧，州牧之政，取則於使司，迭相拘持，不敢專達，雖有政術，何由施行？況又力役之限，賦斂之期，以用之費省為求，不以人之貧富為度，以上之緩急為節，不以下之勞逸為程，

縣畏於州，州畏於使，雖有仁惠，何由撫綏？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，絆騏驥而求致遠，臣恐龔、黃、卓、魯複生於今日，亦不能為理矣。

三十五、使百職修皇綱振，在乎格慎默之俗

夫百職不修，萬事不舉，皇綱弛而不振，頹俗蕩而不還者，由君子讜直之道消，小人慎默之道長也。臣伏見近代以來，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，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，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，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，故朝寡敢言之士，庭鮮執咎之臣。自國及家，寖而成俗，故父訓其子曰：「無介直以立仇敵。」兄教其弟曰：「無方正以賈悔尤。」識者腹非而不言，愚者心競而是效，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，有耳者如聾也，有口者如含鋒刃也。慎默之俗，一至於斯，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，蓋慎默積於中，則職事廢於外，強毅果斷之心屈，畏忌因循之性成，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，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。是以殿最之文，雖書而不實，黜陟之法，雖備而不行，欲望善者勸，惡者懲百職修，萬事舉，不可得也。然臣以為曆代之頹俗，非國朝不能革也，國朝之皇綱，非陛下不能振也。革振之術，臣粗知之。何者？夫人之蚩蚩，唯利是務，若利出於慎默，則慎默之風大起，若利出於讜直，則讜直之風大行。亦猶冬月之陽，夏日之陰，不召物而自歸之者，無他，溫涼之利所在故也。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，以至明御羣臣，使情偽無所逃，言行無所隱，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，引而進之，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，推而遠之，使此有利彼無利，安得不去彼取此乎？斯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。如此則百職修，萬事舉，皇綱振，頹俗移，太平之風，由斯而致矣。